



聆听思想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学）
经典演讲 第3辑

主编◎丁钢



上海市
著名商
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聆听思想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学）
经典演讲 第3辑

主编◎丁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思想: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学)经典演讲.第3辑 / 丁钢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17-8744-1

I. ①聆… II. ①丁… III. ①高等教育学—演讲—汇编—中国 IV. ①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2751 号

聆听思想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学)经典演讲(第3辑)

主 编 丁 钢
责任编辑 金 勇
审读编辑 余 强
责任校对 汤 定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6.5
字 数 58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744-1/G·5185
定 价 5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编助理

庄 瑜

录音整理

陈 蓉 付 扬

陆云鹏 王 蕊

乔卫丽 吕传振

张松铃 陆 艳

张 婷 胡乐野

陶 洁 雷丽丽

葛 丽 何珊云

黄 庶 纪雪颖

黄 睿 朱 莺

孙 梦

序 言

继 2005 年和 2008 年我们承办了两次全国教育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后,2009 年同样在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关怀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举办了本次全国教育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继上两届教育学暑期学校取得成功,本届暑期学校同样受到了全国各地研究生的热烈欢迎。

本届教育学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共邀请了 14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授课教师,实际开设学术报告 20 场,安排小组专题讨论活动两次。专家们的精彩报告大都在强调基础性内容的同时,又涉及教育学科的国际前沿问题,充分体现了接轨学术前沿的目标。两次小组研讨也充分展现了研究生的学术思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发了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交流。通过教学、研讨和交流,学员们拓宽了眼界,获得了启发,促进了合作,建立了友谊。

此外,暑期学校还组织了高校研究生会工作交流沙龙、参观王元化中心、举办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丰富多彩的课余比赛,并举行了精彩的联欢晚会,极大地丰富了学员们的课余生活。通过学习,有近 90 名学生获得教育部暑期学校结业证书,近百名学生获华东师范大学暑期学校学习证明。

暑期学校的成功举办充分显示了我校在研究生培养上的雄厚实力与创新能力以及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在实践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作为具体负责本次暑期学校组织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也充分显示了其教育学科的综合优势与丰富的教育资源。

本届暑期学校充分满足了学员们聆听前沿、加强交流和开拓学术视野的需求,为夯实专业基础、拓展素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研究生暑期学校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聚会,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聆听前沿和聆听新知的过程中,我们更在聆听彼此的思想。当学者们在传播他们的思想之时,学员们也在用自己的思考回应和推进着思想的前行。这种相互呼应的思想交流,形成了教育思想的活力本源,并使其永不枯竭。

我们诚愿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能够为中国教育开创美好的未来!

丁钢

2011 年 7 月

目 录

序言 / 1

7月6日 8:30—12:00

有关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问题 / 1

吴家玮 物理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曾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校长。现任联想和上海实业等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曾荣获多种荣誉,咨询任务包括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的策略发展委员会及创新科技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及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总顾问等。

7月6日 14:30—17:30

促进学习的评价 / 29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理论、课程规划与设计、课程评价、教师专业发展。

7月7日 8:30—11:30;14:30—17:30

新学习的创革:持续性、整合性及创新力 / 42

郑燕祥 教育学博士。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世界教育研究学会会长(2010年)、前亚太教育研究学会会长(2004—2008年)。研究领域:教育效能、教育素质和学校管理变革等。

教师效能与教育范式的转变 / 59

7月8日 8:30—11:30;14:30—17:30

信息时代的学与教 / 71

徐福荫 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教育技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科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科规划组成员、全国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教育电视、计算机教育、教育传播、教育评价等。

2 聆听思想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学)经典演讲(第三辑)

7月9日 8:30—11:30;14:30—17:30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Missing Link in Education (Part one) / 92

Jürgen Henze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现任考试委员会主席、跨文化教学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东亚地区的现代化与教育发展、文化感知能力训练的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流的非西方途径及能力形成。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Missing Link in Education (Part two) / 105

7月10日 8:30—11:30

对话教学之研究 / 113

张华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主席、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课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课程研究: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会刊》编委;《全球教育展望》编委。主要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等。

7月10日 7月14日 19:00—21:00

学生研讨交流纪实 / 138

7月11日 8:30—11:30;14:30—17:30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多维透视 / 144

杨小微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分会副理事长,教育学会分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教育学原理研究和基础教育改革尤其是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7月12日 8:30—11:30;14:30—17:30

构建解释高等教育变迁的整体框架设计 / 187

院校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创新——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成及制度化过程研究 / 206

史静寰 女,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8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近代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博导,2002年调入清华大学。主要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学、教育史、国际与比较教育等。

7月13日 8:30—11:30;14:30—17:30

教育改革:全球和本土视野 / 221

李子建 哲学博士,英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及特许环境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课程与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主任,2010至2011年担任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学术)兼任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教育改革与学校改进、环境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发展及教育评鉴等。

香港课程与教学改革:迈向反思实践、专业学习社群、伙伴协作 / 234

7月14日 8:30—11:30;14:30—17:30

学术自由的故事 / 257

近三十年我国教育知识来源的变迁——基于《教育研究》杂志论文引文的研究 / 275

张斌贤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调查与数据分析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教育思想史、西方大学史。

7月15日 8:30—11:30;13:30—17:00

界定教师知识与教师学习:最近发展和新的趋势 / 300

Lynn Paine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社会与女性研究所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研究、教育社会学,主要研究兴趣: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教师学习、教学和教师教育的比较研究。

7月16日 8:30—11:30;14:30—17:30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难题、课题与话题 / 324

世界职业教育体系的比较——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 339

石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规划领导小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协作组组长等。主要研究领域: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7月17日 8:30—11:30;14:30—17:30

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理论的讨论 / 348

陈洪捷 现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杂志主编,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研究领域包括德国高

4 聆听思想 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学)经典演讲(第三辑)

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史以及高等教育理论。

高深知识与高等教育:历史的讨论 / 362

7月18日 8:30—11:30;13:30—16:30

教育·文化·社会(一) / 374

丁钢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学)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中国文化教育、教育文化与哲学、中外教育关系研究、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文化·社会(二) / 394

来自学生的声音 / 410

有关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问题

讲演者：吴家玮



时间：7月6日 8:30—12:00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讲演者简介

吴家玮 物理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曾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校长。现任联想和上海实业等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曾荣获多种荣誉，咨询任务包括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的策略发展委员会及创新科技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及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总顾问等。

希望我们今天能谈得比较轻松。

我有两个许多人都知道的习惯，第一是，讲话特别轻松，人老心不老。那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学校里，跟年轻人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喜欢说笑。另外一个习惯就是，有话就说，到处得罪人。

今天谈有关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就到处挖毛病。好像在学生前面不应该讲这些教育上的毛病，但你们是内行，是教育学的专家——现在不是将来也是。这些教育学上的问题，我们局外人不跟你们说跟谁说？说了以后，你们将来会去解决，对吧？希望如此。我们这些外行、旁观者，不能够解决问题，但能够找毛病；若说歪了，你们不理就行。

我想说的，是这些年来以来所观察到的——尤其是二十年前回到香港以后。打从七十年代起——你们都没出生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在美国教书的人就经常回来。几十年来看到了可喜的

变化,也看到了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问题。我刚才不是说经常得罪人吗?当了十年全国政协委员,说过不少得罪人的话,最后两年里面特别注意到高等教育的新变化,以及网上经常看到的各种批评。我在政协写的一个文件,题目就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歪风和误区。你想这篇东西得罪了多少人?

今天我想跟各位谈几方面,一个主题是高等院校在定位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个主题是大学在使命和成就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个主题是资源运用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等等。每一个主题上,我会抓一组问题来讲,或许每讲完一组就停下来,让你问一两个问题。你不赞成我所说,就请骂几句,与我争论一下或者讨论一下。不过请注意时间啊,两个半小时不长,讨论一下之后就得讲下一组。最后假如还有多余时间,可以回过头去再谈。(一般不会有多余时间。比如说,昨天我在浦东干部学院,应该讲三个小时,结果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让听众吃饭也晚了。)中间一定得停下来讨论,否则两个半小时以后我才讲完,你们没得讲,缺乏互动。

一、高等教育的定位上出了问题

单是有关定位,就有一大堆问题。我只能挑几个来谈。昨天晚上在想,怎么挑几个最重要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PowerPoint都已经预先做好了。PowerPoint的中文译名是什么?(学生:幻灯片)不,幻灯片是slides。我们不要在这字眼上面就讨论一个小时。(笑声)

高等教育是否一定要多元化?高等院校大概有哪些类型?大学生的自我定位是什么?我就选这三个问题分别说一下。

高等教育一定要多元化。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社会对人才资源有不同的需要,这个是很明显的。不能所有大学都是一个样子,不同时间都是一个样子。同意这句话的人我想很多,但是我跟着还得讲下一句,否则就没照顾到学生的情况。学生性格不一样、兴趣不一样、天赋不一样、志向不一样、处境不一样,生活上的需求也不一样。每个学生有不同情况,可能适合某些学校,不适合另一些学校。

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念科技,更希望他们念工商管理,为了毕业后工作好找。这样的父母将来可能会后悔,因为假如孩子的性格、兴趣、天赋、志向不在这方面,读完后,一则未必读的好,二则目前工商管理非常热门,可是孩子真去找工作时会是多年以后,可能那个时候全国到处充满念工商管理的学生,工作就更不好找了。美国有过一则先例,有段时期法律非常热门,因为律师好赚钱;后来律师多如牛毛,很多念法律的都失业了。

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它独特的功能,为社会做出独特的贡献,所以都需建立。每所学校要帮自己定位,定了位,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不要盲目去追求大而全。每种类型都要在自己定位的角色中追求一流,行行出状元。比如说,假如你不是研究型大学而坚持要成为研究型大学,混淆自己的定位,失掉方向,你这大学就办不好了。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城市里面,各种大专院校都需要;高等教育应该组成一个连

续谱,包括各种类型,缺一不可。我谈教育理论虽是外行,上面这些话大概没说错。至少世界公认:高等教育一定要多元化。

可是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封建残余思想的国家里,样样东西都一窝蜂,往往大家都走上同一个方向。说大学要合并,就都要合并。说要扩招,就都扩招,一窝蜂。香港也是这样,本来蛮好的:八所大专院校,有五种类型(待会我会说哪几种);除了叫做“巨无霸”的那种,别的都有。结果却被教育政策打乱了仗,本来每一种类型里都有学校可以做到一流,现在选错类型的变成二流,甚至可以变成三流,无缘无故被搞乱了。

大专院校有些什么类型?我想不同人把它们分类的话,可能分出来都不一样。我自己比较习惯分为六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我把它叫做“巨无霸”:学科齐全,学生人数庞大,教学、研究、服务无一不干。前一阵子国内不是大搞合并嘛,人人硬要“学科齐全”。请问:干嘛一定要学科齐全?最大的学校一定好吗?浙江大学合并的时候,将医学院和农学院放回到浙江大学去是合理的,但是把杭州大学也合并进去就不见得合理了。蛮好一所杭州大学放在眼前,假如你想它搞多一点学科,为什么不替它增加一点,而要让它被吞并?结果弄得几乎五千万人口的浙江省只让浙江大学有足够资源保持一流。再说,说是合并了,其实几个校区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那么好。

你说大就好?墨西哥国立大学有30多万学生,多少人熟悉墨西哥国立大学的成就?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样样都开办,样样都可能变成二流。

第二个类型,是复合型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不光教书,要把学术研究看得很重。它们学科相当多、教研并重,但是只有部分学科表现特别出色。我为什么要说“部分”?就举个例来看吧。

现在不少学生要去外国留学,看了几本有关的书,就希望去哈佛。哈佛有不少很不错的专业课程,可是并不样样全强——你若想念工程,尤其是传统性的工程,例如机械工程,会发现它根本就没有。美国有三千多所高等院校,好学校太多了;有些学校这样好,有些学校那样好,看你想念什么。但是,很多想留美的青年,一窝蜂就是想去哈佛大学。后来又多了个耶鲁,大概因为我们的国家领导到过耶鲁了。其实耶鲁大学正如别的著名大学,有些学科根本不那么强。一次,遇见一位很棒的高中生,说要到美国去就必须去哈佛,别的学校都不去;甚至假如哈佛进不去,他在国内也不预备念大学了。当时我们有三个人在场(一位是老美、老朋友,普通话讲得比我好——加州大学总校在中国的代表),都听得莫名其妙。后来我们三个里两个说:“对不起,我们都被哈佛请过去任教,可是都拒绝了,没去。哈佛又怎么了?”

任何大学都不能把资源分得太散,只能做到部分学科表现特别出色。

第三个类型,是教学型大学或学院。

先来谈谈什么叫大学、什么叫学院?我们把名称看得非常之重,国外并不如此。比如说,常春藤大学群里面的 Dartmouth,到现在还叫学院,就不肯改,校友们不允许它改。再说,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英文名字里也没用上 university 这个字眼,也不叫 college,而是 institute。我

们翻译成理工学院,他们很愿意。我们传统上太注重称号(状元、榜眼、探花……),为了所谓“正名”,反而把会名字搞歪,明明是个好学院,硬要改名为大学。干嘛?

“教学型大学”不是不做研究。它一般以提供优质的教学为主,研究为辅。规模可大可小——小的就是这种所谓 Liberal Arts Colleges(博雅学院),一般不收研究生。我原来一辈子都在研究型大学里面,结果去当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校长。它是一所教学型大学,不过教授们也做研究,在教育学方面也颁授博士学位,但是重点是本科和硕士教育。

第四个类型我把它叫成研究型学院。什么叫做“研究型学院”?不很好定义:规模比较小;经过精选,在某些学科上集中力量,培养专才。加州理工学院大概可以算这一类型,它只有两千学生——九百个本科生,一千一百个研究生。很多学科它不干。人文学科有一点,社会科学也有一点,不大量录取这方面的学生,可是很强、很精。

暂且打个岔。我们香港科技大学的规模较大,属研究型大学,不过这方面也与加州理工学院一样:人文跟社会科学小而精。一开头我是想办人文社科学院的,可是当时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不允许,只给我一个“通识教育中心”,让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的学生上一点通识教育的课。我说,不能把这单位叫成“教育中心”;你把人文和社会科学看低一等的話,请不到好的老师。要请好的老师,必须尊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结果政府同意了建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让它录取硕士生跟博士生,但还是不允许这些学科收本科生。于是,科大开学时十九个系都颁发硕士和博士学位,可是其中只有十七个系收本科生。我们的人文社科范围很小,但确实很强。求精不求量。

研究型学院办得最成功的大概是法国——两百多所 Grandes Ecoles。它们一般都很小,但是很强。法国的制度是这样的:本来巴黎有所历史悠久的索邦大学。1968年时学生造反,闹得还非常厉害。于是1971年开始,政府把它拆散成十三所独立的巴黎大学。只要高中毕业的学生,通过像我们高中会考这样的一种考试,都有权进巴黎大学。Grandes Ecoles 不属巴黎大学,可以自己挑选学生,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举个例,一所叫做 Ecole Polytechnique,属于国防部,十多年前还只有四百多个学生,但校园大到自己拥有高尔夫球场。这所学校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可能是欧洲最强的科技大学之一。学生的正式制服是那个时代的军服,带顶船型军帽,还戴上佩剑。每年七月十四号法国国庆,对着凯旋门举行盛大游行,第一个队伍就是这学校的学生。)Grandes Ecoles 太小太专,于是十所位于巴黎的学校组合成“巴黎科技大学联盟”。这个联盟跟同济大学关系很好,跟我们香港科技大学有很好的合作。可惜我退休后,接班人没有注意,把关系断了。希望新校长下个月上任后重新恢复。

第五个类型是高等职业学院。它们针对社会的需要,培养专职职业人才。这一类型的学校很多,比如护士学校、旅游学校等。(有的是培养教师的,可是跟师范大学又不一样。)职业培训对社会来说十分重要,学生一毕业出来就可投入到社会所需的各行各业。

第六个类型是普及教育机构。譬如我国的电视大学、老年大学,英国的公开大学,美国的社区学院等。它们从事大规模的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为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各行业……提高知识水平,作出贡献。

不管怎样区分类型,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学校必须明晰自己的定位。定位定不好的话,会变得不伦不类,沦入二流三流,甚至于入不了流。这样做既对不起社会,又对不起学生。反过来说,任何一种类型,社会都需要,只要干得好,都可成为一流。

第三,学生的自我定位问题。高等教育在社会改革和发展之际,难免要付出很多代价。譬如说,市场经济的代价:学科专业的选择常常跟学生的能力错位,造成人才资源的误用。比如说,明明应该念文科的学生,去念了商科;应该念理科的,去搞工程。这一点,我要跟高中提个建议:我们高中有辅导员,但是主要的辅导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缺乏升学辅导。怎么升学,怎么选专业?美国学校里把这问题看得很重。其实我们社会上也有干这种辅导工作的机构,不过它们把任务搞错了:替学生申请留学、教学生怎么申请大学、怎么准备考试……重点不应在此。现在甚至连替学生造假、专搞盈利的机构也很多。我有项建议,就是每所学校都办一些帮助学生和家长理解专业、考虑升学选择的中心。

我甚至替一些地方政府出过一个主意:在城市里搞一个博览馆或主题公园,让家长及老师带着孩子去参观。博览馆里,请不同专业的学会办经常性的展览,有专人介绍那个专业具体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很多物品都自称用的是纳米材料,可是纳米材料究竟是什么东西?有时候连我这个学物理的人都听不懂。工商管理又是怎么回事啊?当今哪一所大学,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要搞工商管理。家长经常鼓励孩子选择考这一门。例子太多了,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学生和家长往往一窝蜂追求热门专业,却并不了解那专业、那行当的内容和前景,也不晓得孩子适合学什么、做什么,实在不善于定位。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换个专业换个学校很不容易,说不准学科选错、专业选错,走错了路,耽误一生。

两三年前,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北大不是有两个“状元”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吗?一时媒体和网上评论纷纷。如果我还在当科大校长的话,会觉得很骄傲,但是一点也不觉得是件好事。一位本来准备在北大念理科,另一位念文科,听说去了香港科技大学都进了商学院,我很不赞成。说这个话难免有点矛盾,因为香港科技大学为了增加生源,还是领先到内地来招收好学生的。(那时候我还在当校长,还给人骂过呢,说:“香港政府给钱,香港的纳税人给钱,你却跑到内地去招生,培养别人。”不像现在,香港的大学全都来内地招生了。)我之所以不赞成那两位来科大念商科,是因为他们就这么样放弃了自己的定位,改了行,使中国将来少了一个理科的人才、一个文科的人才。既然选择了念理科、文科,去念商学院干吗?再说,内地大学都是四年制,香港还是三年制;人家念四年,你念三年,与内地学生相比损失太多。值吗?

高考制度也有代价,就是学生们对学科专业的选择会受高考制度的影响。不少学生选哪个学科、哪个学校,是看被录取的机会有多大。明明不是自己最喜欢或擅长的专业,却放在第一选择,因为这科或许比较冷门,让自己占多一分优势。错配学科造成人才资源的损失。

还有类型混淆的代价。现在很多学生,包括在座各位,来自不同地区。很多人为了跑到大城市来考个名校,并不考虑哪一类型的大学对他来说最为适合。也就是说,可能为了跑大城市,忘了理性的自我定位,结果进错类型。

说到这儿,让我撇开正题,谈谈由于大量优秀青年跑到大城市去,令地区人才需求失衡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大学生太多了,所以失业情况很厉害,三成学生毕业时找不到工作。事实上好像确实是这样,但是要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大学生其实太少;跟别的国家来比,实在太少了,怎能说太多呢?是否问题出在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都跑到沿海一带的大城市去进重点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回原来的地方就业?你说,复旦大学毕业的,假如愿意去湖南的一个乡下,或者贵州,怕找不到工作吗?不怪他。说实在的,如果是我,我也不一定愿意去;但是愿意不愿意是一回事,硬说大学生太多了,就有点奇怪。现今在乡下,农民都开始走工业路线了,都要城市化了。有些偏僻乡镇地区,整个村里面没有一个人念过大学,上一代没有,这一代也没有,若有大学生来,会不受欢迎吗?不可能的事。想要解决城乡人才失衡的毛病,必须制订强有力的激励政策。

还有外出升学的代价。为了出国,很多学生不求实学、浪费了社会资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看到很多优秀的高三学生,为了全力准备高考,本来就整年不学新课程,现在,一些人连高考也不在乎了,拼命准备 SAT,甚至于 GRE。(GRE 在美国是大学毕业才考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些高中生 GRE 成绩考得还不错,可见时间都花到那上面去了。)社会是为了要帮他们出国而培养他们的吗?

一般来说,中学毕业就出国并非好事——尤其假如家里经济情况不够好,只能依靠奖学金去一所水平不高的学校。我自己就是十七岁中学毕业从香港去美国“留学”的,当时是没办法。因为殖民地时代香港只有一所大学,全用英语教学;你不会说英语,不用说考不进去,相信根本不让你考。我小学在上海念,中学在香港念,家里坚持念中文学校,不给念英文书院,因此高中毕业时一句完整的英语都不会讲,在香港根本无法升学。我班上的同学毕业后,四分之一去了台湾,当侨生;四分之一来了大陆,当侨生;四分之一上不了大学;还有四分之一出国。当时我家里穷,出国必须依靠奖学金,找到一所水平很差的学校,给了我奖学金,让我到美国“留学”。读了一年就算大学毕业了,几乎什么都没学到,后来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我不赞成高中毕业就留学,却还有另一个理由。太早出国,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了解不深,基础不强。不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别人的文化也学不好,两头不到岸。假如一定要出国留学的话,最好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去。

啊,现在什么时候啦?十点多。我九点半开始,讲了半个多小时。还可以。

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要问的?说得不清楚的地方,有什么要辩论的?听得不顺耳,想骂的,我们花个几分钟互动一下。

学生 A:吴老师您好!我问两个问题,我也是外行,传播学院的。

吴家玮:那我们外行和外行在这儿谈什么?(笑声)

学生 A:可能这里有内行,他们也可以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在香港做高校管理,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供内地参考的。第二个是,您提了一些批评的意见,我们感觉,在大陆批判的声音好像

比较小。

吴家玮：您不上网吗？

学生 A：上网。

吴家玮：网上不批判的非常少。

学生 A：网上都在批判，但是批判对现状改变非常少。

吴家玮：喔……这是两回事。不要说批判的声音小。

学生 A：还有就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真的这种可以有效地、改变实践的批评非常少。您觉得批判的动力在哪边？

吴家玮：发牢骚。批判教育制度的，或者是骂教育部的人很多，连大学校长里面也有上网开骂的。其实教育部也有它的困难。比如说，你觉得太多东西教育部喜欢搞一刀切。我看教育部未必愿意样样一刀切——毕竟部长也是大学校长出身的，也不见得喜爱一刀切。不过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得实在太快，良莠不齐，到处都有一些不可以算作大学的“大学”，水平上需要把关。把关很难做，如果不是一刀切，人家会说不公平。我想在发展过程中，这种问题一定会出现，要磨合，要从中学习经验。我想我们国家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不再是批判的人少，不一定是犯错误，而是经验不足，很多事情缺乏公开辩论、讨论的途径。当官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解释。

老实说，我们在学校里工作的人，对很多东西不满。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深圳要办南方科技大学，文件里说“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当然不能全部照搬，但是有一个是关键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博士点、硕士点？你要办一所研究型大学，必须请到好教授，你不让他带博士生、硕士生，科研怎么干？香港科技大学一开头就有权颁发博士和硕士学位。因此南方大学现在也要争取一开始就招收博士生、硕士生。在目前的制度下，难度很大。假如一开头就给你博士点、硕士点，很多已经办得不错的学校等了十几年还没等到，就会说，怎么这么不公平？你怎么向他解释呢？再说，信息不够通畅，很多事缺乏好好辩论的途径，发牢骚的人自然就多了。用内地的老话说，改革总要有个过程吧，但是过程太长了一点。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回答，还有别的要说。一所学校的办学经验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讲完的。三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先后在香港和内地出版了，网上可以买到。就是讲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这本书写得比较轻松，除了第一部分写我的心路历程外，其余部分都是某某人、某某人的故事。有人骂我所写，说：“怎么你们科大每一个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我说：“作为创校校长，你只好说每一个人的优点；有缺点的话，就让别人来写吧。”确实有人会写的，我们有位退休教授、航天航空专家，把香港科技大学当背景，写了一本侦探小说。在香港出版了，在内地也出版了，他觉得很骄傲，因为网上人家都已经盗版了。（笑声）他就写了一些人的缺点，不喜欢的人在故事里变成幕后的黑手。他对我还是很中立的，所写的校长不叫吴家玮，叫贾伟吾。（笑声）

我那本书的名字叫《同创》，出版社要我改书名，因为“同创”这两个字不好卖，但是我坚持了，最后没改。不能改，因为“同创”这两个字表示大学是一群人一起创立的。人家每次问我，你那个

学校如何如何?我都会说,对不起,是“你们”那个学校;没有一群人,事情办不好。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在《同创》这本书里有些答案。

问的人有了,批评的有没有?骂的有没有?再来个问题,然后讲第二部分。

学生 B:吴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你提到了高中里面没有升学就业的指导,我感觉这个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吴家玮:是不是没有?真的没有?

学生 B:是真的没有。恰好今年我的外甥高考,就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他对专业一点都没有感觉。我问他,你喜欢什么,对哪些专业感兴趣?他也不知道,对专业一点了解都没有。让大人们给他挑选,但是大人们挑选,就会考虑以后的就业这类的。

吴家玮:当然会啦。

学生 B:但是这个现象很严重,香港是不是也存在这个现象?

吴家玮:同样。

学生 B: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吴家玮:就算给了建议,家长也不一定听你的,但是至少会多了解一点。我希望我们的师范大学里面开设有关这方面的辅导专业,现在有没有?否则要每所中学搞升学辅导,现有的老师们未必能做得好。需要培养这么一批专职人员。

我有个建议。我现在很多时间花在上海的杨浦区,因为那里有十四所大学;还有深圳的南山区,南山区是个科技文化区。我计划都已经写下来了,向两边挑战,希望政府办一个高等教育博览馆。目前已经经常有地方举办短期的大学博览会,连外国的学校也有来这儿招生的。只是三天、一个礼拜,家长去了还是搞不清楚,因为参展的学校都在宣传自己怎么好怎么好,真正的咨询不多。

我所建议的是全年性的博览会,甚至边上有个主题公园。希望家长愿意带上孩子,在那儿花两天时间。当天晚上到了,住在所谓“酒店”里面;这个酒店就像个学生宿舍,让他们立刻体验到学生宿舍是什么样子的。国内有些学生宿舍已经做到了国家所要求的4人一间,有些却还是8人一间的。隔天上午先去参观专业展览,听不同的学会介绍他们各自的专业、谈各种实际问题,包括那专业的过去和今天、概况和前景、哪些学校在哪些方面干这专业里面的哪些教研、甚至有多少学生在申请啊等等。还可以来个轻松的现场能力测验。有几十个这样的展厅,家长和孩子不需全去,就选几个感兴趣的,一个上午这样花。中午吃饭,发现饭厅就是学生食堂的一种,可以是国内的大学,也可以是国外的大学。下午参观高等教育展览,让很多所大专院校展出模型和介绍单张,甚至有校友在现场解说、答问,包括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参观累了,走出去看一场学生跟学生之间的比赛——尤其是杨浦区,这么多所大学!你不一定要看特好的比赛——校队啊什么的,班际比赛也可以嘛,目的就是要家长和孩子尝到大学校园的味道。晚上吃饭,又是另外一种模拟的学生食堂。睡的又是另外一种学生宿舍,可以模拟国内的,也可以模拟国外的。

第二天,更进一步去了解某些大学。比如说,第一天看下来,觉得这几所学校、这几个专业比